



臺上集十

冊十共

~16
2382
10



和
2382
10-10

臺山集卷十九



安東金邁淳德宴

闕餘散筆

文王第五

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管子曰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家語曰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古今言周事者莫不以此爲據而仁山金氏通鑑前編論之曰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與其子且如其言則文

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
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
必不然也可見戴記之訛云竹書紀年曰武王年
五十有四竊謂戴記之不可信誠如仁山之論而
以無逸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之語觀之文王之
壽過九十固章章無疑以文王享年及泰誓金縢
武王嗣位後事推之武王之壽計亦不減八九十
據此則竹書之訛謬難信恐不在戴記之下矣渭
上南氏前編綱目實本仁山通鑑而殷帝乙二十
三祀壬辰書西伯昌生子發帝辛二十七祀癸酉

書西伯發生元子誦周武王十九年乙酉書王崩
蓋捨戴記取竹書而以成王之生繫之武王四十
二歲之年引合於家語之文也只論武王成王兩
世事則如是區處亦或可矣溯考文王之世則所
列年歲有破綻可笑者文王之生在祖甲二十八
祀庚寅至帝乙壬辰爲六十三歲矣太姒十子武
王居第二文王之聘太姒雖未有年條可考諸侯
之禮姑無論準以士庶三十有室二十嫁之例太
姒之少文王要不過十歲左右然則文王六十三
歲之年太姒亦當爲五十三四矣五十三歲之前

臺山集
所生只伯邑考一人五十三歲之後連生九子又
豈人情事理之所必然乎且等是戴記之說而武
王九十三則斥而不取文王九十七則依舊遵用
拈一放一亦未知其何所據也大抵三代以前文
籍散亡其雜出於諸子百家者類多誕謾無稽而
後之君子區區掇拾爲年經事緯之計宜乎百孔
千瘡所得終不能補所失也仲尼刪書斷自唐虞
春秋之作二百四十年事耳傳聞之世猶與所見
異辭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則雖以邵先
生之博識遠覽所撰經世編年只畧舉其槩而自

聖人觀之猶或在所不服况下焉而求出其上欲
其疏通知遠而不失之誣誠難矣

鍾伯敬訂正綱鑑武王生崩之年一從前編而紀其
壽曰九十三此又全失照檢

高麗李益齋以爲汲冢竹書與六經不合舜禹文王
皆被大惡之名此乃奸途如曹操者自知惡稔誣
大聖欲分其謗穴地瘞書冀其萬一發掘以誑惑
後世也近世中州儒者方苞以文王世子帝與九
齡之說爲王莽劉歆所增竄其言曰莽將卽真稱
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故僞竄

此說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
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云爾其他
如周公踐阼君奭不悅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
幼在襁褓之類皆歆之爲莽文姦遍竄羣書以恣
誣惑也此等議論皆前人所未發殊鬆快可喜
古今亂臣賊子非一而王莽曹操最爲人詬罵者以
其誣聖人以文其奸也王莽開口稱周公曹操開
口稱文王使二聖有靈其赫怒當如何也聖人人
之父母也父母爲惡人所誣則讎憤而欲手刃之
者豈待曾參孝已而後能哉然莽妄庸人也操之

奸黠又非莽比自知其造意行事終必取天下之
誅故生啖野葛死作疑冢所以防護之者可謂密
矣而千餘年後竟不免剝作萬段豈非天哉康熙
甲寅乙卯間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夏浴於
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強壯負力者入水中又
斷足股而死土人羣怒因截河上流車涸其水見
一鐵輪旋轉如飛輪角掛以利刃土人去其刃碎
其輪見輪傍有石槲用巨木撞破之槲中銅弩齊
發射殺數人其內仍有石壁土人用板屏蔽身橫
撞而碎壁內有兩石榻男左女右對臥其上衣冠

面貌宛若生存視其碑石知爲魏武帝之墓衆人惡其生前篡國死後殺人遂拽出其屍粉碎骸骨此事載於仇兆鰲杜詩詳注人罕見之者故表而錄之以示家塾諸生

古今史籍所載可疑非一前人畧能論之而余於周秦之間又得二事焉褒姒亂周只是夏商妹姪之類而史敘其事奇怪忒甚固已不甚可信而姑就其所紀年條而言之夏后時積藏龍漉厲王末發之化爲玄龜入王後宮童妾旣齷而遭之旣笄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夫婦賣糜弧箕服者道

收之奔於褒褒人有罪入之於王以贖其罪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按厲王流彘共和爲政十四年而宣王立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而崩童妾之事以七歲毀齒十五笄推之則假令龍漉之發適在流彘之年褒姒之生正當共和第八年下距幽王三年恰爲五十五年計已矐然白首矣何能蠱心煽亂若是之烈耶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高佯以義立我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稱疾不行刺殺高於齋宮據此則子嬰者始皇

之孫而其子則始皇曾孫也按史始皇年十三而立
在位三十七年年五十而死子嬰事在其後三年
假令始皇十五六歲而生子嬰之父子嬰之父
十五六歲而生子嬰子嬰又十五六歲而生子此
時其子之年不過七八歲以七八歲小兒與謀家
國大事非甘羅項橐不能也一之爲多乃至於二
不亦怪哉况仍三世十五六歲而生子又事理之
未必然者乎李斯傳以子嬰爲始皇弟一本又以
爲始皇弟子此或近之

二世本紀二世東行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皇
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
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
功盛德正義云二世言始滅六國威振古今自五
帝三王未及旣已襲位而見金石盡刻其頌不稱
始皇成功盛德甚遠矣今按二世之意謂金石皆
始皇所立而刻辭只稱皇帝不稱始皇帝今後嗣
襲號亦稱皇帝久遠之後無以表別疑如後嗣所
爲非所以稱先帝功德云爾下文丞相斯等請具
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其意謂刻石中具刻此詔
則刻石之爲始皇所爲因此而明白也此意無甚

難曉而正義所釋都是胡亂衍語又不成文理可
恠

賈誼治安策曰天子春秋鼎盛行誼未過德澤有加
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顏注
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余自兒時
讀此覺文理不暢快而未得他說可以易者且以
其非緊旨所在掉過不講矣一日宗老鳳行瑞仲
在座偶舉而問之瑞仲曰莫讀爲暮古莫暮字通
莫大猶老大也言天子春秋方盛諸侯王幼弱彊
者惟濟南濟北吳三國而爲患猶如此異時天子

年老諸王皆壯則權力之可畏者當十倍於今日
非止三國而已少時受讀於先人先人言如是瑞
仲先人名仁謙文章博瞻長於詩於高祖考爲堂
姪得逮事焉其聞見恐有據也

唐書宰相世系多出帝王聖賢之胄自虞夏三代歷
漢至隋官闕名字井井不缺名人顯士同姓氏而
散見於前後史牒者遙遙引合昭穆秩然如段干
木李宗爲老子之後兌爲干木之孫李齊與牧爲
兄弟左車爲牧之孫膺爲左車之後蕭望之爲何
之六世孫魏無知爲信陵君之孫王吉爲翦賁之

後岑晁爲彭之五世孫若此類不可勝紀皆馬班以下諸書之所不載也驟見之非不新奇可喜而以其晚出而太詳有難十分準信其中最無理可笑者陳氏世系齊王建爲秦所滅子軫楚相封潁川侯因徙潁川稱陳氏生嬰秦東陽令史生成安君餘按陳軫固是諸田苗裔而與張儀同事秦惠文王史記齊世家潛王十三年惠文王卒前此已有蘇代田軫問答之語四十年有淖齒之亂而王子法章爲太史敫家庸通其女生子建軫安得爲建之子乎考項籍傳陳嬰母謂嬰曰吾爲乃家婦

聞先故未曾貴果如世系所云則父爲楚相祖爲齊王豈得曰未曾貴乎陳餘大梁人常游趙魏間陳涉至陳與張耳上謁嬰以東陽令史起兵屬項梁東陽於會稽近境也惡有父子俱舉大事顯名當世而終始源委遼隔若此者乎餘之非嬰子亦審矣蓋唐時搢紳家以門閥相尚故傅會杜撰大率類此而歐公仍而錄之不復論其真贋也宋徽宗以紹興五年沒于五國城十二年梓宮還秦檜自以爲功選人楊煒獻書于執政李光言真偽未辨諫官曾統請斲而視之不聽梓宮入境卽承

之以椁有司預製袞冕輦衣至則納椁中不改殮
葬于永祐陵及楊璉真珈發陵只有朽木一段論
者疑帝之真骸不返 本朝肅宗壬辰清使穆克
登來審兩國地界至會寧雲頭山城土人指大坂
曰皇帝陵掘之得短碣刻宋帝之墓四字克登大
其封築而去始知雲頭卽古之五國城而墓爲徽
宗所藏真骸之不返於是乎決矣

西涯樂府冬青行曰徽欽不歸梓宮復二百年來空
朽木題敘引周密雜識云楊髡先發寧理度宗楊
后陵後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徽欽初葬金五國城

宋遣使祈請得還至此被發徽陵只有朽木一段
欽陵有鐵燈臺一枚而已按宋欽宗以紹興二十
六年丙子沒于金三十一年辛巳凶問至遙上廟
號陵名孝宗乾道間有祈請梓宮之議朱子與張
南軒書極言其非有曰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
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及范成大趙雄先後
如金只以祖宗陵寢地爲請金主曰汝國何捨欽
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
汝葬之乃以一品禮葬之鞏縣宋史續綱目文獻
通考等書所載如此而無請還梓宮之事江南郡

臺山集
得有欽陵耶若非史傳闕文則周識云云或是傳聞之誤而西涯不能詳辨也

元脫脫撰宋史帝紀止於德祐丙子而益衛二王僅得附見成化間命太學士商輅等修續綱目景炎祥興乃得列諸正統而以祥興二年己卯爲宋亡之歲至明年庚辰始大書至元十七年而繫統記事不得不屬之胡元宋自德祐北遷之後天下皆爲元有祥興君臣以海爲土以船爲宮陸地之無宋久矣稱國稱帝殆亦近於牽強而中華正脉旣在於此則一日未絕固不可徑奪以與夷狄此萬

世之公論也 皇明之末弘光隆武永曆三皇帝迭興南服續承宗祀雖運祚不永功業無終而胄系之昭顯名義之正大與宋之二王無異正統所歸豈有可疑而張廷玉明史乃以僭僞處之其紕繆無謂亦脫脫之類耳然彼爲清臣曲筆忌諱正亦無足責者獨怪李玄錫鄭昌順以我國人所纂綱目史畧却又一循其繆不能釐革歸正以從成化之例豈亦未免忌諱而然歟可謂不明乎春秋之義矣

昌黎送董邵南序僅百餘言而抑揚反覆波瀾層生

臺山集
文之絕佳者也然其全篇精神專在風俗與化移
易一節最宜着眼世人讀此文類能隨例讚歎而
此一節却儻侗不講以化字作君上之教化看若
然則直斥時君教化之不古若非但於理有礙與
下文明天子在上不矛盾相戾哉此蓋指當時藩
鎮而言也唐自至德以後河北三鎮爲國大患魏
博據魏盧龍據燕成德據趙魏博自田承嗣傳孫
季安盧龍自李寶臣歷二朱三劉成德自李懷仙
至王武俊士真承宗世襲節鉞擁兵不庭爲其士
民者習爲故常知有其帥而不復知有國家至憲

宗時田興歸命魏博復入版圖而燕趙二方尙倔
強如昔故韓公因董生適彼颺言以代文檄其曰
感慨悲歌出乎其性者舉其故俗之美以獎厲之
也其曰風俗與化移易者卽其今化之不美以風
刺之也其曰吾子之行卜之者意其有能全本性
不染污習者以蘄望之也其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者明示逆順向背之義以指導之也此與
送幽州李端公序當參看李端公序所以諭其帥
也此序所以諭其士民也古人言必有物雖尋常
贈送之作其有關於人心世教如此不如此非文

也何可易言哉

昌黎潮州謝表人多譏議以爲不能守困獨程子以忠厚許之君子所爲君子知之衆人固不識也從古仁人志士懷抱才德欲有爲於當世者每患君臣不相遇一有明主在上與之同時則其欣慕愛戴抵死而不容自疎必有百倍於常情者此伊尹吾身親見之心也唐自天寶以來六七十年之間衰亂極矣元和振刷如天地再闢韓公之賢適丁斯會自以爲千載一遇故平淮之碑極意贊頌喜此君之有此功佛骨之書捨命匡救願此君之無

此失皆百倍常情中出來也雖不幸獲罪遠謫海上而睠顧期望此心無窮若留滯瘴鄉溘先朝露則交臂一失遺恨千古此公之所大懼也故因其例上之表道其由中之情冀幸君之垂憐而身之不終棄也是以其辭雖若卑屈而悃愾真實如子弟之呼父兄而訴衷曲此果何傷於義乎程子之以爲忠厚者此也若其下段功德歌詩之說驟看之誠亦近於誇諛而公之以此時爲千載一遇者無他政以其革因循誅姦孽躬親聽斷爲六十七年所未見之快事而文章又公所自任則是亦曾

臺山集
襟所發非茂陵封禪書純乎媚悅者之比也向使
公之謫在長慶之世則吾知其無是說又降而在
僖昭之世則以公之賢將祈死不暇何髮白齒落
遠惡魑魅之足悲決知其無是說矣賈生之長沙
忌鵬非自憂其壽命蘇長公九死南荒之吟不發
於元豐黃州時古今賢人君子意趣畧同而文帝
神宗之爲不世出之明主於此亦可見矣

老泉送石昌言爲北使引曰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
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
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

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
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
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
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凶
奴吾知其無能爲也老泉此論姑爲大言以激昌
言使無至於震懼失辭則可以爲審覈乎古今夷
夏之情形而得料敵制勝之實則未也兵家之示
強示弱何常之有惟視敵人之如何耳漢高祖擒
秦馘楚威加海內而又傾國以事匈奴其鋒甚銳
故冒頓示之以弱所以驕之使輕已而不爲備也

宋之爲國武力不競寇平仲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僅成澶淵之盟自是中外晏然民不知兵惴惴焉惟虜人之渝盟是懼故契丹示之以強所以怵之使畏已而不敢動也二虜爲術雖異所以爲智一也老泉不察乎此概以爲示強不如示弱遂以此判二虜之優劣而不知彼之所以示強而不示弱者政以宋之不如漢也於知彼知己蓋兩失之矣老泉喜談兵權書衡論之作自以爲高出孫吳而至論當世之事泥跡而迷幾乃如此使爲將以當契丹吾知其必出其下矣

東坡周公論力辨周公之不稱王曰周公稱王成王宜何稱不稱王是廢也稱王是二王也又歷舉詩書史記之文以明之漢以後洛建以前諸儒之論少能及此者及其論魯隱公則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復子之說未免仍襲漢儒而其意以爲克復子故得以周公薨以周公薨故從薨時所稱而不稱王也若如此言則未復子之前周公之稱王當與魯隱之稱公無異也何其言之自相矛盾也文人之不根持論如此

元豐末年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以資用罄竭衣食不繼乞於常州居住取近薄田粗給饘粥又以先任徐州日捍水全城及選用程棊捕獲賊黨事乞功過相除自後世觀之身在罪謫而自求便地近於縱恣且全城捕賊不過職分內事而久遠之後呶呶嗚呼以希恩澤似非自好者所爲使當時朝貴執此成罪則豈不更添一案而非惟無罪乃見準許可見宋朝待士極其忠厚雖摧折擯棄之中猶得以情志自達而蔡新州諸公亦可謂有休休大臣之風矣

東坡二疏圖贊曰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沉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按二疏去時太子年十二卽元康二年丁巳而蓋寬饒之死在其後四年殺韓楊又在其三四年之後二疏之去何嘗以此坡公此贊不知作於何時而意其遷謫幽憤之中邂逅感觸信筆成文不暇細檢其年條也然其議論經奇文字亦激昂可誦雪中芭蕉自不害爲格

外佳筆

坡公史學儘多疎脫戲作賈梁道詩曰如今更恨賈
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梁道賈逵字公閻賈充字
子元司馬師字也詩題有引云司馬景王旣執凌
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及司馬病
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貫於神
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
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蓋以執凌爲
司馬師之事而病見凌者亦師也按史凌事在曹
芳嘉平三年時司馬懿爲太傅聞凌謀將中軍水

道取凌凌勢窮乘船出迎送還京都至項飲藥死
于寶晉紀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呼曰賈梁道
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
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爲厲甚惡之遂卒據此則執
凌與病見凌者乃懿也非師也引稱景王詩稱子
元誤矣引下注云成濟賈充使弑魏明帝者也成
濟所弑乃高貴鄉公而以爲明帝亦誤矣

蔡確之貶新州范忠宣力爲救解曰聖朝宜務寬厚
不可以言語文字誅竄大臣又謂左相呂大防曰
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

不免朱子答鄭景望書論此事曰元祐諸人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排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辭氣極嚴峻至今六百餘年儒者奉爲成案無敢有爲忠宣分疏者竊以愚見論之忠宣此言亦有所受仁宗時淮南賊張海等橫行數路過高郵郡守晁仲約度不能禦犒之使去富鄭公在樞府欲誅仲約以正法范文正公力爭之曰郡無兵財如何捍拒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生靈可矣豈反以爲罪耶又密告富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

殺臣下奈何欲壞之且吾與公在此上意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爲然及後來跡不安自河北還不得入國門有六丈真聖人之歎忠宣之處確與文正之處仲約意思一般蓋其忠厚寬平自是家傳心法故當國論事規模畧同至若吾輩云云取譬曉人語勢容有然者非必爲一身利害計也朱子以此二事並載於名臣錄則未嘗不以爲可取而及其與人辨論專斥忠宣不少饒貸者蓋亦有爲而發恐當活看若因朱子此言遂欲埋沒忠宣鐵

定在護逆徼利之科則不惟忠宣心事晦昧不白
朱子本旨亦恐未必如是也觀忠宣晚年力救呂
大防譖人甘與同貶諸子以平日論事與溫公不
同欲請免行遣則責之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
可也有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立心行事何等正
大爲一身利害計者能如是乎

梁冀謂崔琦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
吾人之尤張讓謂何進曰卿謂省中穢濁公卿以
下清忠者爲誰武三思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但

與我者是也丁謂用事李迪貶衡州團練副使或
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
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韓侂胄當國或曰丘壘
廢斥可惜侂胄曰當今天下獨有一丘壘耶千古
權姦同此識見同此言辯人固無辭可答已亦無
時可悟

宋洪忠宣皓忤秦檜貶逐卒於保昌張侍郎九成祭
之曰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
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尙饗慶元黨禍蔡季通謫
卒朱子祭之曰維年月日新安朱某竊聞亡友西

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櫬遠自春陵言歸故里
謹以家饌隻鷄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尙饗雖
無文字舖敘而親厚傷悼之意溢於言外乃祭文
之變例也 景宗壬寅從高祖忠獻公喪柩返自
嶺外道出忠州丈巖鄭公迎哭致酹其文亦曰嗚
呼哀哉尙饗時輩捏造死生命也禍福天也等句
語爲鄭公罪案殊不知鄭公深意政在於援用洪
蔡故事若添些句語則浮泛贅剩不成體格還可
笑也

人之善惡各繫當身雖父子未必相肖兄弟則尤甚

焉舜象惠跖尙矣無論姑舉後世史策所載王敦
桓溫晉之叛逆而導冲盡心王室隋之虞世基譖
佞姦欺狗兔不食其餘而其弟世南以德行文學
爲貞觀名臣唐明皇時嶺南經畧使張九臯諂事
楊妃以貢獻精靡賞加三品天下從風而靡卽賢
相九齡之弟宋李邴有大節於建炎苗傅之難朱
子序其文集盛加稱詡而弟鄴以越州降金文天
祥忠義開闢所稀而弟璧委質胡元忽必烈以爲
孝順我的此其彰明特著者餘外小小不可勝紀
以此知家庭間同德相值從古難得如二程之道

學二蘇之文章天倫師友至樂融融乃千載而僅一有者也張九臯之後有南軒父子而曲江無聞孫亦是異事

南軒弟定叟之名宋史及朱子所撰魏公行狀皆作杓而今考容齋隨筆云本朝廟諱禮官討論每欲其多遂有五十字者少涉疑似輒不敢用而太祖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句者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以此觀之定叟之名乃杓字傳寫誤作杓也按字典杓音進又音胤凡織先經以杓梳絲使不亂也蓋本字有進胤二音故張公之名讀爲進以

避廟諱而字曰定叟者似取不亂之義也

清儒張伯行道南源委起自龜山下逮元明諸儒凡南方學者祖述洛閩而有聞于當時者靡不登載所列家閥爵里事行著述極其詳悉而細檢亦有誤處劉白水傳曰孫懋字子勉受學屏山籍溪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恒軒先生子三人燭炳炯皆朱門人燭子垕垕子欽炳孫應李皆爲名儒按朱子文集白水墓表白水無子以從兄子思溫爲後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澧後之白水孫懋出於何書跋劉子勉行狀云余自爲童子時得

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自誦所爲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葬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游好款密子勉似卽源委所謂懋者而若果白水之孫則於朱子年輩當甚後豈能自誦其文於朱子童子時且其得見也何待病翁之側而從游也何待葬親其鄉之後耶其誤無疑矣又劉病翁傳曰以兄子翼幼子琪爲後琪位至觀文殿學士無子以學裘學雅爲後病翁所後子卽子羽幼子珥而誤稱琪琪是子羽長子而誤稱子翼幼子學裘學雅是琪所生二子而誤

稱無子以爲後張氏之爲此書亦必依據史集等文蹟何故訛謬至此二劉家世表表易知者猶然况其紛然雜取於僻邑斷爛之圖經窮鄉浮夸之家狀者又可保其一一無誤耶余嘗病東人心麤眼狹於故實文獻之學專不致力故見中華人編纂文字輒愛其博雅歎爲難及而近來覺得博雅中却藏得無限草率駁雜之病不可不精察去取也

源委胡籍溪傳云籍溪文定弟安老之子安老字康年仕至羅江令文定父名淵按朱子大全籍溪行

狀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祖聳父淳與此皆相左行狀出於朱子手筆不容有誤而張氏又何苦而改換前賢世系撰立烏有名字以欺後人耶可怪李德懋雅亭稿載宋遺民補傳蒐羅採摭頗詳博可喜而其中有顯然謬誤者文天禎廬陵人天祥兄也以弟天祥死節不仕元遂居廣濟家世業儒文應麟天祥孫隨其叔璧守惠州璧降于元應麟恥之携二子遁于東莞子孫爲名族按文山所撰皇考革齋事實曰男天祥璧璋文山在兄弟爲長則烏有所謂兄天禎者乎文山生二子曰道生佛生

佛生失於丁丑空坑之亂道生以翼年卒血胤遂絕故以璧子陞爲嗣在燕獄有手札寄陞備載此事可考也道生佛生之失亡俱在童幼應麟以誰爲父而得爲文山之孫耶璧之降元在祥興己卯時文山年四十四四十四歲之人有孫則可也能知降元之爲恥而又有二子可携遁則可謂事理之外且旣曰文山之孫而稱璧爲叔昭穆亦紊矣雅亭之學長於考證而輕信寡裁乃如此可歎皇明嘉靖時楊繼盛論嚴嵩十罪其第九第十曰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將弁

臺山集
惟賄嵩不得不賧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
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遍海內是失天下
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
及盜跖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疎巧彌
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
自古風俗之壞未有如今日蓋嵩好利天下皆尙
貪嵩好諛天下皆尙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澄是弊
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徐學詩論嵩曰權力足以
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
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精悍警敏足以趨利

避害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
舌薛采惠論易小人勿用必亂邦之義曰小人之
在位也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蠱君上
之志基禍亂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以失億兆之
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
害善人以塞衆正之路布私人以成羣小之黨故
國家之亂不可救也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
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也不從之而亡何者姦弊
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釁隙開而國
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搖矣大計誤而事機失矣

風俗敗而名教頹矣君子遠而正道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人不惟兆亂於一時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者畏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古今論小人者多矣楊徐二公卽人而論如畫工之肖生面逼真入神毛髮不差薛公卽事而論如和扁之診死病推源了委時刻不爽均之爲千古有數名言

楊升庵藻麗博洽一代藝文之雄所評經史諸說雖多曲說鑿解警拔可採亦自不少而往往於古人文字看得鹵莽不覺其自露破綻余於周禮屋誅

注嘗論之矣以詩文言之則論晁叔用詩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蔦過樓前曰伊優事見東方朔傳人皆知之于蔦博學者或不知引元魯山事以釋之論愛字義曰詩愛而不見毛萇云愛蔽也說文从人作僂蔽而不見之意又詆高棟唐詩品彙曰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江北見行本作洞庭楊柳春風生李白去國登茲樓懷人傷暮秋劉春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暎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誤選爲古詩至有盲灼孱婿之斥今按晁詩伊優用趙壹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之語而以

字面偶同認作東方朔伊優謂人皆知之何其疎也愛而不見詩靜女章文毛傳愛字無解鄭箋心既愛之而不得見寫之作優訓之爲蔽自是許叔重說也愛蔽也三字之爲毛萇云不亦杜撰乎唐詩古律未知據何辨別而陳李二詩篇皆八句用字平仄又同律法以爲近體者似或無怪而劉詩何處歸且遠送君東悠悠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曠望絕國所微茫天際愁有時近仙境不定若夢遊或見青色古孤山百里秋前心方杳渺後路勞夷猶崔詩靈谿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暎

水秋聲多在山世人久疎曠萬物皆自閒白鷗寒更浴孤雲晴未還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岑壑間句法字法皆未見其爲律而斷以爲非古者何也蓋此公爲人明銳有餘沉實不足故忽於考古而果於自信苛於詆人而疎於自檢如此此明士變風而近日毛奇齡輩之濫觴也爲東士者徒悅其闕肆新奇不知裁擇一意傾信則厭茶飯而慕丹汞不求延反促也者鮮矣淮陰侯功名事業史傳備矣而不言其年壽幾何偶閱陸次雲清初人湖壩雜誌云明季毛文龍落魄

時祈于墳

忠肅公于謙墓在西湖

夢公授以一帖曰欲效淮

陰老了一倍好個田橫無人為伴後建功海上年

五十四死於皮島適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

據此則韓信之壽似是二十七未知出於何書姑

錄之以備逸聞然文龍妄庸人也其在皮島無寸

功可紀鹵掠流漢侵漁我國賄事客魏以取旄節

袁經畧在寧遠稔知其惡以軍法誅之而卒以此

為閹黨所仇長城壞而遼瀋陷天下事遂不可為

推原禍首文龍死有餘罪而明史頗有稱道未

免爽實次雲所記近於齊諧雖不足考信韓信田

橫之擬亦太不倫矣

東國之以金為姓者貫籍雖異皆出於新羅太輔闕

智惟貫金海者出於駕洛首露王而新羅駕洛之

得姓謂由於金積金卵傳為故實至載國史而今

考新羅角千金庾信即駕洛之金而國子博士薛

仁宣撰其碑云少昊之胤與新羅同姓據此則新

羅駕洛元非別姓而金積金卵之說益知其誕妄

不可信矣

東史新羅敬順王與羣臣議降麗王子諫曰國之存

亡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以死自守豈以一千

年社稷一朝輕以與人王不能用遂降於麗王子
哭辭王入皆骨山倚山爲屋麻衣草食以終身皆
骨山卽金剛山今長安寺東南玉鏡臺下有石築
小城卽其遺址也王子蓋劉謚田橫之流而有志
未就名又不傳人皆惜之今見安木川鼎福椽軒
隨筆 仁祖朝黃渾爲統制使有一船漂泊間之
則曰南方國人國在西南二千餘里無潮汐水又
言其國本是新羅人羅將亡太子率宗族萬餘人
欲拒高麗不成入金剛山人多谷少不能容與民
庶二十餘萬戶分載入海至一島居焉朔名南方

國仍爲二十五國之君其民皆新羅之裔至今不
滅云此太子必是東史所云王子果如其言則末
後成就如是宏偉而史失紀載認以入山終身也
但海無潮汐惟東北爲然而今云國在西南又曰
無潮汐可疑隨筆此說得之安應昌漫錄應昌
仁孝間人由 王子師傅歷任郡縣云

隨筆中又有一奇說 明史秘記高皇帝神於風鑑
察建文有有後之相太宗有無後之相故立建文
爲皇太孫太宗卽位命拘囚建文子女潛出其第
二兒命太子高熾秘養之蓋太子無子故也太子

卽仁宗仁宗崩宣宗立實建文子也自後至崇禎
皇帝皆建文之後太宗僅傳子仁宗而無後二子
封趙王漢王後嗣亦不蕃云秘記未知誰撰而誠
如其說可謂異聞但中國文籍中外史野乘之類
多是文人墨客手分現化有不可盡信者嘗見稗
書有所謂神仙通鑑者以劉淵爲北地王諶之子
孟獲爲趙雲外婦所生不覺絕倒秘記所云無乃
此類歟蓋靖難之舉實是大變至寃故汔于明
亡人心悲憤及夫屋社之後有何人撰女仙外史
假託唐賽兒演出許多說話而以榆木川事歸之

劍客以爲筆端逞洩之資秘記之絕其嗣胤則又
深一節矣此等釀辭何可信也

侵覃鹽咸寢感琰謙沁勘艷陷十二韻東音皆以味

音

麻馬初聲方
言謂之味音

爲終聲而華音無味音終聲侵讀

親覃讀歎鹽讀妍咸讀賢故侵覃鹽咸與真文元
寒刪先通上去視此韓文公子產不毀鄉校頌在
周之盛養老乞言及其旣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跡
昭然可觀此咸與元寒通也徐偃王廟碑婉婉偃
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此豈與寒通也
袁宏道詩曰奇謀若可展簿尉何足厭胷臆不得

行三公猶爲賤此艷與霰通也見行華東正音及
譯學諸書所翻漢音倣此獨四聲通解侵下諸韻
皆用味音終聲奎章全韻仍之豈中國本有此音
而後來聲訛失真正音譯書從俗以便行用通解
全韻復古以存本色耶然嘗聞華人不能效蟬聲
舌本之強殆關風氣此亦有古今之殊耶未可知
也

谿谷曰歌麻二韻漢音本自迥別而東土音訛最難
辨別故我東詩人例多通押雖以通儒如鄭圃隱
亦未免俗殊可慨也愚嘗謂我東篇什犯此禁者

雖稱高唱決不可入選歌麻通押中華篇什中固
所罕見而陶淵明詩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
人美清夜達曙酌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
何韋蘇州詩霜落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
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汎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
簷下一生豈在多皆以歌麻通押矣且以三百篇
言之如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魚麗于
留鱸鯊君子有酒旨且多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爾

臺山集
酒既旨爾殺既嘉之類皆調適諧叶自中音韻此
非歌麻可通之證乎谿谷之論蓋專主近體爲言
而音韻果迥別則雖占體亦不可通押古體既可
通則雖近體何至截然不可犯耶上祖三百篇下
法陶韋詩如是足矣又何必拘拘多忌爲哉
文人用事皆以執牛耳爲盟主事李澤堂谿谷集序
亦有牛耳鴈行之語言已與張公先後主文盟也
按左傳定八年晉使涉佗成何盟衛侯衛人請執
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註云盟禮
卑者執牛耳尊者莅盟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

尊故請晉執之而晉人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視
諸侯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
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
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免也註云
魯是小國故武伯自以爲可執以此觀之執牛耳
乃卑者事用之盟主謬矣以澤堂公之精深謹嚴
不免襲謬可訝

遊俠傳序已諾必信已字人皆以旣字看按表記曰
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註已不許也言諾
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以此觀之已者諾之反也

淮南子曰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已之與諾也之與矣相去遠矣

余嘗與客賦詩有曰信美還吾土衡門俯綠洲既而自疑曰洲者水中沙岸非水之謂也今日綠洲得無不可歟後見唐詩雨後洲全綠放翁詩人家曬網綠洲中之語方纔放心其拘謹亦可笑又少日早春道中有詩曰土融牛出耦沙暖鴈停差差者行序之義故與耦爲對而以鴈行爲鴈差未有明文人或疑之後見唐張祐詩出岸遠暉帆欲落入溪寒影鴈差斜差字與欲字爲對與余詩解作行

序虛實少異而於鴈用差字者畢竟是先後以序之義以鴈行爲鴈差恐無不可

京邑之通稱長安洛陽農巖雜識嘗論其非而明清間文字多犯此忌未可專咎東人錢牧齋詩追詠弘光時事云奸佞不隨京洛盡尙留餘毒螫丹青是以南京爲洛陽也記昇平舊事云長安九九消寒夜羅襦丹衣疊幾層是以北京爲長安也至於碑誌亦然明史康熙學士張廷玉等所撰而盧象昇傳稱燕京亦曰長安史傳又非碑誌之比尤覺不典

增修無冤錄刊行於先朝允爲殺獄之指南所釋字義方言亦詳核可據而其中謀賴二字釋以圖謀賴人之力未免錯誤按賴誣也朱子大全公移云互相誣賴結成仇讐大明律子孫將已死祖父母父母奴婢雇工人將家長身屍圖賴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徐光暖姝由筆云今人誣罔指人者爲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名爲賴據此諸說則賴字譯以東語當云用惡或云臆持今鄉曲小民告訴殺傷圖賴者十居六七此二字不可模糊打過一副當規模世俗行用之語而未詳出處今考之副

當者約誓膳本也周禮司盟凡邦國會同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註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盖古者盟書原本加牲而坎之司盟膳寫其文授六官藏之以作後考漢人以文字之膳寫一通者謂之副當故鄭氏借此以釋貳字之義而後人遂以規模之移易不得有同約誓者爲一副當規模

今人以午飯爲點心其名盖亦古矣而未詳何義或以爲不多啜止畧點空心余則曰此說非也點者點火炊爨也心者中之謂也午飯居朝夕二時之

中故名之曰點心也然兩時外別餐古人通稱點心家禮婦具晨羞註俗謂點心蓋朝夕再食恒例也自夕至朝晨羞爲中自朝至夕午飯爲中故通指爲心而今俗以晨羞爲早飯故點心專屬午飯也朱子大全增損呂氏鄉約註畧設點心於他處此則午飯之謂也

顏延之詠阮咸詩曰屢遷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麾斥也言咸爲荀勗所忌斥爲始平太守也杜詩哀蘇源明云一麾出守遠蓋用此語而亦謂其不容於朝也以麾爲旗麾之麾而泛用於外官自杜牧

之始今則遂成不刊之材語而其實未免差誤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晉人謂此爲阿堵阿堵中猶言此中如王衍曰去却阿堵物是也今人以目爲阿堵往往从見作覩尤可笑北征詩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其下又云床前兩小女則所嬌兒正指宗文輩而今人以爲女兒之稱亦錯認矣其他言語文字間承訛踵謬習而不察者不可縷數甚至六禮納采爲綵帛之綵四季土王爲王伯之王漆室爲黑闇之屋紅女爲絳色之婦大學絜矩解以提挈旅葵虧簣

寫作土塊鹵莽至此復何言哉

反汗二字出劉向封事其文曰易渙汗其大號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甚言其不可也東人誤認此義疏章中論命令不便合當收還者輒稱反汗有若改過矯失之美事國中相沿莫覺其非 肅宗時詞臣撰燕中奏咨文字用此語被閣部駁論使罰鍰之辱上及君父不稽古之害至於如此良亦痛矣

東人不嫻中州典故固亦無怪而邦內聞見亦患道聽塗說訛謬相承漫不考核確相傳述議事而不能師古纂言而不能當理皆坐此病姑舉一二言之簡易月沙以詞翰見推於中朝而世俗流傳謂與弇滄有紆縞之契至以簡易秋日雙林寺王生去讀書之句爲贈弇州作按滄溟卒於隆慶庚午時簡易甫弱冠月沙生七歲足涉燕都理所必無弇州享壽卒於萬曆間而家山東太倉少遘家禍不仕晚節浮沉不出分司以南司寇致仕終身未嘗一至京師簡易月沙何由得見其面耶雙林寺在遼東王生者本地儒士詩載崔集可考也又如花潭之旁通左道栗谷之前知壬寇皆夸張傅益

誤人非細金應河諾贈遼東伯亦不見史傳

臺山集卷十九

臺山集卷二十

安東金邁淳德宴

闕餘散筆

龍飛第六

龍飛御天歌狄人章注曰 翼祖避諸千戶之難使
 家人乘舟順豆滿江期會赤島自與孫夫人至慶
 興後峴望見賊鋒幾及 翼祖與夫人走馬至海
 岸共騎一白馬而涉遂陶穴而居小注曰孫夫人
 卒繼室以貞妃 貞妃崔氏 太祖卽位追謚以
 此觀之孫夫人乃 翼祖元妃走馬避寇聖蹟甚

奇與西水胥宇前後一揆而追隆之禮不得與
崔妃並舉似緣草創之初人文未備而四百年來
明良繼興遺文墜典無不煥然畢張而獨此一事
尙未有舉以爲言者並與璿源譜牒闕而不載昭
代融典恐無大於此矣

國朝 陵寢祭享之用素膳由於黃翼成力請至今
遵行議者或以爲踵前朝僧齋而然或以爲慮後
日經費而然愚意翼成雖非儒者何至率百官庭
請爲佞佛曩陋計耶以爲慮經費者似得之矣然
考 國初禮制 陵寢有朔望祭 原廟有日三

祭一年賦入祭需居半至 明宣間國力幾不能
支自壬辰亂後始行罷減以翼成之得君誠能裁
省煩瀆以合先王之制則正祀典節經費可以一
舉兩得而計不出此獨於用肉一節斷斷然爲有
司之吝者可謂不知務矣

世祖六年對馬島主宗成職遣其帥平茂續密告邊
警 上嘉之授僉知中樞院事一日御後苑觀射
使茂續與野人浪將家老爲耦較藝 上顧謂三
軍都鎮撫禮曹判書洪允成曰日本女真乍臣乍
叛之俗今皆投誠欵附周旋一庭是豈予所能獨

致實惟卿等左右之力也又命茂續等曰爾等死
生之命懸於判書宜慎事之茂續請親謁判書私
第 上許之賜允成酒樂令開宴慰之時開國數
世根基方固 光廟神武適膺其會懷綏之化駕
馭之畧彷彿乎漢唐盛際而君臣遭逢亦可謂千
載一時也

世傳丘從直以校書正字直本館因月夜偷觀慶會
樓際遇 成廟翼日特拜大司諫廷中大駭三司
交章論之 上盡召三司官使誦春秋無能記一
句者使從直誦盡帙不錯一字 上謂三司官曰

汝輩不讀書猶躡清顯如從直者豈不當此任耶
論者乃止今按 國朝寶鑑 世祖十年命司藝
鄭自英直講丘從直等四人入侍論易傳得失遂
賜從直自英玉圈網巾各一陞秩爲僉知中樞府
事十二年 上御寶慶堂召諸宰樞命丘從直主
理學徐居正洪應梁誠之主史學互相論難從直
在 世祖朝已居宰樞之列則 成廟朝直校書
之說妄矣與居正等一時名臣討論經史並被禮
遇地望之顯固無試不宜而由緣陞緋官是僉樞
則特拜諫長之說又妄矣嘗見成規慵齋叢話載

世祖朝崔池事與此畧相類世俗訛傳為丘而又傳益之也野史之難信如此

又按林葛谷守謙成化二年召對錄叙入

侍者人稱工曹參判丘從直卽世祖十二年

沈貞與南袞構北門禍靜庵等一隊賢士殲焉至今談其事者猶痛之入骨而聽天相守慶以貞孫受業於靜庵門人趙龍門昱世乃有如許奇事耶聽天修行改愆稱為賢大夫而自是中年以後事當其受業之初則不過為小人種子讐家支屬而已未知龍門何所見而容之門墻也勉齋之誅林栗不免為後世疑案而此事之惶恐殆有甚焉豈前

輩規模務尙寬緩未可以後生小眼目概之耶

丈巖集金典翰虬碣銘曰金汝孚者慕齋之子附麗尹元衡欲亟陞舍人囑於公曰母病將死願為舍人以濟喪事因涕泣以示急切之狀歸輒宿於娼家公與金黃岡繼輝諸公斥其惡汝孚大啣之遂與李樑李銘金鎮陳復昌權纘輩合謀起士林獄將先殺公及金弘度以詆訕朝廷動搖君上等語捏合罪案拿鞠拷訊竄慶源柳氏之璨文氏之及甫無代無之汝孚之惡何傷於慕齋之賢而此老德性渾厚歷袞貞安老之難而不甚見忤竟以名

位終此固君子之幸而抑以朱子所論苟陳家事觀之其一轉而為汝孚者亦未必無所由耶

明宗時 仁聖后有疾搢紳間預講 大殿服制退

溪先生以為 上於后為嫂叔禮當無服及聞奇

高峰之言始大悟曰微明彥幾不免為萬古罪人

又曰然豈有不止朞年之理按晉書孝武帝太元

九年崇德褚太后康帝后崩太后於帝為從嫂朝議

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

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

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逾祀以明尊

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穆哀二帝於及靖后哀帝

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

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高峰之見實與藻同而當

時不能據藻議為斷故退溪雖改前見而於服制

月日猶有疑辭也此論始發於明宗在位仁

議仁聖服退溪猶據儀禮經傳有依古無服之

疑竟從高峰言定為期年蓋用母后服承統子尊

錢牧齋皇華集跋曰東國文體平衍詞林諸公不惜

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絕少瑰麗之詞若陪

臣篇什每二字含七字意如國內無戈坐一人彼

國所謂東坡體也如此者勿與之酬和可也其譏侮甚矣而不省為何語偶閱慕齋集有次正使天

翰林院修撰華察

效東坡體韻二絕下方附原韻回坐闕

字金綸衛賚解曰國內無戈坐一人門開金闕

下絲綸高麗不比長行衛大賚偏來遠見親以此觀之所謂國內無戈乃華使作非朝鮮人詩也我東文體病在冗率浮緩少沉悍獨詣之致乃魏文帝所謂齊氣也以牧齋之刻峭奇譎無怪其鄙薄不滿意而錯認撰主孤行隻句都無曲折欲以一例抹撥則其用意亦太不公矣

近得皇華全集而觀之華修撰喜作此體或一字含七字或三字含七字慕齋及蘇陽谷世讓皆依韻酬和牧齋之單舉二字含七字者亦可異也後來朱蘭喁之蕃亦效作十餘首蓋所謂以文滑稽者而牽強扭捏殆同兒戲如此者無作可也

壬辰東援出於 神廟獨斷而東林士類多不悅以致寇開釁歸怨於我於是一種浮薄之徒欲內交東林者爭斥朝鮮以為奇貨丁應泰即其一也外國事情既非中朝人所詳而東林自是士論所在故舉世靡然不可戶諭 明季文字語及東事者

類多爽實甚至於以我 昭敬王之恭儉好學而謂之酒酒李德馨之忠勤貞亮而謂之嬖臣他尙何說哉錢是東林之雄而與應泰密故仇我尤甚雖翰墨末事舞文詆欺乃爾其爲人之褊刻可知使操史筆予奪之失其平心多矣絳雲之燒安知非天意哉

東國以禮義文學見稱於中華故前後詔使之來必極其遴揀如倪文僖謙祁戶部順董圭峰越唐新庵臯許海嶽國熊極峰化姜閣老曰廣皆一時之望而今觀其所作詩賦諸篇大抵平泛無甚警拔

視本國諸人賡和之作反或有遜焉豈皆貶調以就而然耶文尤淺陋求一篇完粹近於歐蘇作家而不可得嘉隆以後又頗傷鉤棘蓋王李爲祟也極峰與尹月汀書論王李二家曰元美之才俊兼以博極羣書文兼各體時或有率爾處未免強弩之末于鱗之才沉而不喜讀魏晉以下書其文以左馬爲宗而傷於刻畫字句之奇或累大雅至屢煩推勘而後達者自是于鱗之病不足法也此論於二家得失可謂勘破到頭而至其自爲則終未能脫此窠臼信乎文之難工而做說之不易相副

也

吳龍津希孟稱金安老曰儒雅重厚泊如也冲如也
有相度焉劉青岳鴻訓稱李爾瞻曰學行才情大
有根氣又曰逾知爲學問中人一時賓主相推重
之語固難據爲定評而以二凶之躁險奸邪得此
題目亦太不稱矣然從古小人之握爵含憲怙然
當時者要必有一副斌媚皮骨不如是不能欺世
取寵以成其惡如童貫之魁梧蔡京之精神章惇
之豪雋秦檜之樸忠用事數十年人主終不覺悟
直至廟社顛倒生靈糜爛而後已以貌取人吁亦

可畏哉

皇朝諸公簡亢自大夷視我國文字言語之見及蓋
少佳語惟弇州不然其所著史料有曰朝鮮三咨
合爲一卷其一弘治八年咨遼東指揮使其二嘉
靖四十二年咨禮部其三萬曆十一年咨禮部前
後九十年更三王而楷筆謹細紙若截玉墨若純
漆朱砂濃透而咨字行押似以牙刻刷而精爲之
潤色者其敬慎能恒如此宜其享國之長久也考
其年條卽燕山元年乙卯 明宗十八年癸亥
宣祖十六年癸未也

臺山集
壬辰之難在我國誠一陽九而倭人死亡畧相當越海攻人國不能尺寸爲已有而彌年動衆闔境蕭然秀吉尋斃國中大亂數歲而後僅定故伊國人亦深創是役嘗見倭士著論敘壬辰兵事頗詳而總結之曰秀吉公專喜殺伐將以朝鮮爲不毛之士故朝鮮民不服視若仇讐日本亦斃于兵民飢盜發雖秀吉公之雄才日快快惟和議是恃又曰秀吉公未有治國安民之術徒發無益之師遠伐鄰國殺無罪之人轉輸千里凋弊我生靈得罪神明身死三年倭邦大亂嗣子秀賴公竟沒于元和

之役故曰以小擊大者殃也據此則伊國物情大可見矣但我國人性本甚懦弱且壬辰殺戮之慘前古所無故畏倭甚於狼虎交隣之際事事不競兢兢然惟失驩挑釁是懼彼亦知其然也凡有難從之請輒恫疑虛喝以中我忌必得而後已其實喜和惡戰彼更有甚於我而謀國者不悟徒使夷情日驕國威日替可勝歎哉

倭自嘉靖間屢爲中國南邊之患浙直閩廣焚掠孔慘而卒不能深入長驅憑陵郊畿者以其道里遠舍舟就陸以步當騎皆所不便也若吞併我國

爲其巢穴則遼薊便成門庭登萊止隔衣帶其爲邊患豈浙直閩廣之比哉是以本國請援之奏輒以此爲辭此乃事機實然非急於自救姑爲是說以恐動之也竊觀神皇之排羣議動大衆不赦不疑斷然以勦剪爲期者聖慮蓋亦及此是以當時度遼諸將如李提督楊經理之等固皆顯然以東援爲事而萬曆乙未年別遣浙帥劉炳文提舟師越登州以備海路計程七千餘里四閱月始至所歷礁嶼險阻備載於炳文所著行記此則專爲中國防禦而以其未嘗與倭交鋒故東人鮮有知

其事者然向使無忠武海上之捷而玄蘇一枝闖入於兩西之界則劉帥之方面效績必不讓於平壤素沙矣神皇之爲天下計可謂深遠而小邦之陰被帡幪曲得全安者出於自謀之外而在於不言之中彼謂外國相攻非中朝所知者固不成議論而爲東人者認爲私恩不知與天下普受其賜則亦未核乎當日廟勝之實也

神宗朝文華殿中書趙士禎上倭情屯田議其畧曰比來朝鮮賊情之報倭奴無約請和前事旣誤後事豈容再誤哉倭奴欺天逆命之圖非疇曩鼠竊

臺山集
狗偷可比中外臣工言之詳矣至於倭之所以戀戀不捨朝鮮之故畢竟不能了了臣聞倭自本國坑谷鸚哥峪以至浙直福建雖云旬日可到一皆茫茫大洋縱脫風濤之厄難免飄泊星散抵岸未嘗成艚賊勢因亦單弱入犯船隻俱各暫泊外島彼此招邀方敢闖入內港文皇帝洞悉其故遂割附近島嶼膏腴水田數百萬一歲租稅十餘萬盡徙島民而墟其地俾倭無糧可因泊久食絕卽入內港氣怠勢孤易於撲滅遂使海氛消息者百有餘年皇祖之朝中國奸人逋逃近島勾引倭奴以

肆搶掠倭原無心內犯平曾在日深知南中形勢不便大舉而畢力朝鮮自南柯厓下船以至伊岐島由伊岐而抵對馬島對馬島到釜山雖云大海之中海面相望多不過三四百里風波之險易避頓兵釜山蠶食朝鮮旣拜朝鮮窺我內地此平曾在日成筭也兼之山東遼左無險可憑無隘可守盈盈一水之間較向日南中十倍其近十倍其易可不預爲之所哉臣憶萬曆二十四年倭奴兵薄慶尙朝議有謂防敵敵謂北虜也宜周防倭宜緩臣謂敵之入犯防于秋高馬肥歲有常期易於偵探倭

奴全不仗馬一有陸路無時不防是一歲永無休息之期况倭敵性情原有異同敵驍悍而性粗莽倭堅耐而性狡獪敵各有頭目不相統攝倭國有專主號令齊一易易視之寧非趙括徒能讀父書哉又有謂倭奴近日原爲對馬島地瘠欲資朝鮮粟帛請和乃其本心嗟嗟倭奴向破朝鮮直如拉朽若非皇上震怒陳師鞠旅相持七年適倭內變不能留處則檀君箕子故封已非李氏所有今日天戈旣戢倭奴何憚而欲求平於必不勝已之朝鮮哉旣能涉洪濤吞併朝鮮又何憚而不能跨鴨

綠衣帶之水窺兵內地哉仍請屯田遼左爲持久制勝之計此議似在己亥後日本請和之時所論倭情鑿鑿中窾而其稱朝議二段卽當時東林一隊之論也趙是嘉靖間人逮事神宗年已老矣而出位論事懇懇如此可謂一代奇士又嘗著備邊車鉞議捐貲製造並圖式進呈而未見採施漢陰李公德馨當光海初爲首相上劄數千言極論新政有曰進言亦有所宜如先朝之失政盡言於大行大王之時則爲可矣到今言之是不忠也謀危請封發言於鄭仁弘遠竄之日則爲可矣到今

言之是希望也處事幽闇自附效忠則是利身而
賊君也請罪權臣出於相識則是前附而後賣也
凡士之患得患失者惟以好官爵爲念憎學蔑識
者惟以隨時論爲是不計事體不顧廉恥不擇是
非權勢所在褰裳爭赴攘臂爲功朝廷之累因此
多矣深恐日後又有以殺戮導殿下者伏願深省
焉又引程傳幹蠱之說請盡孝母后真著龜藥石
之言也光海十五年許多敗證莫不權輿於此向
使少加諦聽行得一半則何至有癸亥三月之事
耶與李子常書曰以嶺外帥臣自處而若超然於

世務之外者當國首相乃爲此言此計其於大段
都忽然不念能安于心耶亦劄着鰲老病處深得
責善之義余嘗謂 宣仁之際國家多故宰輔諸
公因事奮庸著名當時者自不乏人而論其表裏
誠篤無所作爲百歲之下足令人聞風而悅服者
惟此老爲然作人如此亦可以俯仰無愧矣
金禮直光海母恭嬪兄弟也金氏本土族禮直登武
科光海朝累任州郡爲人忠謹小心不敢以勢利
驕人廢母事起稱病不獻議密疏極諫不用及
大妃遜于西宮私齎米帛脯糒供奉不絕 長陵

改玉光海私人誅黜無遺而廷議皆謂禮直有功無罪待之如故官至閩帥而卒金毅叔基曰嘗有乞子過門自稱禮直之後出橐中小冊子記其先系禮直事在焉本末如右云余嘗見明倫錄金禮直之名列於不獻議諸臣之中以此推之乞子所記似不誣也惜其湮沒不章表而錄之恭嬪之在室也朝起出戶遺首飾小銀釵是日宣廟將進盥烏集於前而釵墜焉物色之選嬪入宮誕臨海光海二王子此亦小冊子所載云光海位雖不終而履至尊十五年要非常人且自戊申以後國事

日非生靈塗炭卒至斃敗彝倫自速顛隳以啓聖祖中興之運觀其否泰消長之際實有大關天數非人力所及者烏釵之祥良不偶然也

天啓六年先祖文正公航海朝京路過濟南張御史延登休官家食文正公與其子萬鍾遊介而謁焉張公與語甚驩爲作朝天錄序按明史張公事神熹二朝官都御史稱齊黨領袖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曰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佩安危郭令公盖一代名臣也朝天錄諸詩多載於阮亭王士禎感舊集澹雲微雨一篇

臺山集
膾炙見稱蓋王是萬鍾女婿聞見有自也

文正公在瀋陽日畫師孟英光爲寫影又畫丹心菊以遺之蓋遭亂而隱於藝者也影幀入大內佚焉

光海時畿內大饑議荒政李月沙廷龜曰移粟貸民本以救饑而民未嘗沾實惠徒爲吏胥漁奪之資明年責償病民益甚惟當盡蠲賦役以寬其力則民雖采食草木亦可自活請以賑恤米穀代充宣惠廳用度盡減畿民今春應納收米民之受賜大矣可謂確論

我國還上昉於高句麗故國川王原其本意與隋唐義倉之法畧同將以便民非以厲民也及至今日百弊俱生富者賄免而利歸胥隸貧者抑配而毒遍閭里精收糶散枵實峙文無邑不然民將盡劉雖明主在上良牧在下弊源不去則小小矯救徒勞而已終無益於塞奸竇而流惠澤也弊源者何藉耗剩以資國用而與當初便民之意相反也蔽一言曰革之可也或曰還上之行於東千有餘年而國用之資耗剩亦已久矣一朝革之則非但經費大詘諸路營闈無以成樣春窮而助種糧歲饑

而給賑濟又將惡乎取之曰諸路營閫待此成樣所以爲弊源也剝民以肥營閫於國何利焉至若種糧賑濟則常平社倉良法具在按而行之存乎書變而通之存乎人不患乎無所取也

東儒師友錄曹南冥門人有河司諫晉寶嘗牧星州倉粟數十萬斛陳腐不可食散收常依舊數民甚病之公散二而收一用加耗補之一州飲德粟谷贈趙重峰說曰今宰邑者無常俸國賦外無名科歛勢使然也惟幸邑有義倉春散冬歛恒剩十之一以備鼠耗耗穀乃爲邑宰之用愚意欲悉罷無

名科歛而以一歲耗穀三分之一以供衙屬一分以奉使客及應親舊之需恒留一分以爲贏餘未知此法可行乎據此則可見國朝中葉以前還上收耗不係國用故河公得以行民惠粟谷欲以作邑俸也仁祖時儒臣金應祖以兵禍之餘儲峙罄竭無以供北使責應而州郡糶糴耗不領於軍國之費請收三分一以補經用朝廷用其言而以所收耗分給結夫貿納綿布民間怨咨稱之曰應祖木東俗謂布爲木應祖悔之孝宗朝上疏自引請寬之以紓民力此朝家用耗之始也

谿谷集李鰲城行狀云爲戶曹參議精核要會節縮
冗費纔閱月庫藏充牣判書尹公斗壽大奇之歎
曰文翰士乃能辦錢穀真通才也可見舊時六曹
副貳皆得與聞曹務也今則惟吏曹副貳參論政
注刑曹推讞諸堂同管其餘四曹長堂外皆備員
而已戶曹尤甚只作癯老者養病之坊雖有通才
亦無施矣

今人以六臘兩月大差除謂之都目又以推考謂之
間備而止據文字沿用鮮能詳其出處按麗制六
月謂之權務十二月謂之大政吏兵曹分掌凡九

品以上及府衛隊正以上府史胥徒皆著其年月
錄其功過每於歲杪陞黜謂之都目政李益齋齊
賢疏云置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
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則可以絕請謁
之徒杜僥倖之門據此則并權務通謂之都目也
蓋都目云者乃標功過論才否之目錄文字卽今
之京外褒貶題目而據此褒貶以行黜陟故名其
政曰都目政今直以注擬三望之列書者認作都
目則失其旨矣古者官師相規而同事一君有兄
弟之誼苟非大故不宜遽彰其失於君前故凡有

差失必以書牘私相問難其言果是則受之者緘
答示屈如或情有未悉事在當暴則亦備細辨明
以待歸一故謂之間備雖於大官亦然 明朝文
集有揭帖問難卽此意也近來無此風而所謂推
考者毛摘細故直用舉劾之例陳于上前而請勘
不至於遞罷故冒稱問備而其實空言而已未嘗
有問備之事也其或自上特命推考而令依爰辭
例供對者謂之緘辭推考蓋畧倣故規而亦與同
朝責善之本意左矣

大喪公除前大臣入直政院稟決庶務謂之院相卽

漢魏以來錄尙書之意也 顯廟大喪許積爲首
相而先祖文忠公以左相參院相事是次相亦稱
院相也宋諱常山日錄 宣廟大喪政院考出實
錄時原任大臣輪直院中李山海以領中樞首直
退溪集權忠定公撥行狀 仁宗朝爲右贊成及
大喪命三公與公爲院相是原任與貳公皆得稱
院相也近世專以首相稱院相而他相不與焉又
於大行成服嗣王登極後退還私第未知昉於何
時而似非古制也

兩漢時三公九卿諸達官皆以府爲第携家屬以居

至魏晉間猶然如李固密入公府定省父母趙岐生於御史臺傳咸遭母喪拜司隸校尉於官舍設靈座是其驗也蓋如是然後得以視官爲家專心職事而前世久任責成之規亦可見矣後世惟州縣官得挈眷京職則不惟不挈眷雖要司劇曹只以郎僚輪直長官或終歲不一至無怪乎庶務之頽墮而治效之不古若也

東國之尊慕中華矜尙名義自前世已然姬周之末箕子裔孫爲朝鮮侯者欲率諸侯以尊周當是時朝鮮偏於強燕失西界地千餘里削弱甚矣而乃

能公正發憤以王室爲憂其不計利鈍純乎仁義殆非桓文所及梁武帝太清三年百濟貢使至京見城闕荒毀并號慟涕泣侯景怒囚之小莊嚴寺景平乃得還國梁之開國百濟嘗一通貢受封冊而已恩誼殊淺鮮耳使者入境聞其淪喪雖完幣而還亦未爲過崎嶇鋒鏑致命闕下斯已奇矣而一時眼淚同出真情至於濱死而不悔彼蕭繹諸人立視君父之禍而言笑自若都無下意者聞此不愧死耶新羅之於唐則稍密矣天寶十五載景德王遣使朝上皇於蜀時幽燕之地爲祿山所據

使者取路江淞想其浮海滄峽間關萬狀非至誠能如是乎且其朝也于蜀而不予靈武信義尤可尚也高麗爲遼金所迫不能專心事宋而一念眷係未嘗少弛明越之間梯航不絕宣和中睿宗託疾請醫密告二虜情形則爲宋計可謂忠矣使汴都諸臣有一人慮及於此豈有靖康之事耶本朝則尤有別焉服事皇明無異內朝用夏之盛旣非前代可比而壬辰之恩又萬世不可忘也孝廟以不世神武身經泥露之危辱眼見冠屨之顛倒慨然恥之思欲一洗者乃天理人情之所固

然雖寶齡遽晉虜運浸旺不克如聖志之期而樹風聲敘彝倫功自不小天下後世之聞其事者尙當爲之感泣生於是國而親爲其臣子者乃或蔽於黨私局於卑小以空言無實敢肆譏侮使當日苦心至衷晦昧剝蝕而莫之惜焉雖謂之無人心可也夫空言無實孔孟已不能免然則孔孟亦可侮歟

孝廟之訓曰苟能聲大義於天下雖覆亡非所恤也聖志卓然誠非羣下所及而以人臣謀國之道言之又安可不量時勢輕舉妄動置君父於必危之

臺山集
地哉是以當時任事諸賢之造膝陳謨也固嘗曰
自強圖治以俟幾會而又請密通南朝以伸誠款
且探中原聲息是果何悖於義而或者欲以景延
廣擬之不亦舛乎眉叟記言曰兩宋用事勸上開
遼左之役上玉几銘諫用兵事也又何其譎謾無
稽之甚也若曰清人享國長久式至今日何幾會
之可俟云爾則有大不然者清人之享國至今彼
輩果能取必於百年之前耶 孝廟臨御十年以
已亥昇遐時則永曆皇帝方在廣東詔令除拜遍
行於湖浙雲貴之間李定國桂林之役清之親王

驍將殲焉鄭成功瓜州之戰江淮震動天若助順
是亦不足爲幾會耶 孝廟昇遐之歲永曆入緬
自此天下事遂不可爲而順治尋殂康熙幼弱吳
三桂耿精忠尙之信等相繼起兵於南方孫延齡
起於廣西王輔臣起於平涼劉進忠起於潮州鄭
郊麟起於四川楊起隆內結滿奴燕都擊柝察哈
爾外煽蒙部北邊坐甲甲寅乙卯之際海宇騷然
鄭氏據有臺灣傳子至孫猶稱 明朝年號沿海
地方畧無寧歲至壬戌癸亥間吳世璠鄭克塽或
降或亡而清人始得安枕此又已亥後二十餘年

臺山集
事也 孝廟君臣何以逾睹未然而自輟其修攘
之計哉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聖人之用心也况未
知其必不可耶孫覲之順天李鄴之張皇知則知
矣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弘光初大學士高弘圖陳新政八事其一請擇詔使
招諭朝鮮示牽制之勢錢牧齋晚年詩曰東方君
子國宛在天一涯盖我國之秉禮守義固已見孚
於中朝而丙子之事諒其迫於事勢故雖在神州
陸沉之後猶望其出力掎角收効桑榆而以牧齋
之素不相悅臨死屬意乃更繾綣如此向使無尤

春一隊密勿之謨則何以少答其意而有辭於後
世耶

劉青岳鴻訓 明季名卿天啓元年辛酉奉勅東來
值遼瀋陷旱路梗阻本國製海船二艘由登州還
朝遇風幾沒崇禎初入閣忤旨免家食而卒余癸
亥春奉使灣上過平山葱秀見崖石刻長白山人
劉鴻訓七字

長白山在山東
濟南府故齊地

卽公東來時所題也

後二十九年辛卯夏赴西塞再過覓之不得使從
人攀崖拭蘚杳無痕跡盖已剝落盡矣徘徊悵悵
有峴首之感公子名孔和字節之少年豪俠詩文

有奇氣崇禎末散財聚衆于長白山殺僞縣令領
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與之有舊遂
以兵屬焉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爲其所殺
嘗有聽琴詩曰高梧修竹曉沉沉侍子垂簾拂素
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出漁洋詩
話亦卓犖奇士不愧爲名父兒矣

阮葵生茶餘客話多記順治以後事有曰吳兆騫戍
寧古塔行笥携徐電發鈞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
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
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

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
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詞云使車
昨渡海東邊携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
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
續集詠此事云考其時代似在 本朝孝顯間而
東使赴燕者未聞有仇元吉徐良崎仇姓則絕無
仕宦立朝者尤屬訛謬豈使行書記伴倘中有此
二人而遂以爲朝鮮使臣歟

顯宗朝 孝廟躋祔後 仁宣大妃尊崇冊禮卽當
舉行而延拖過禫月說者以爲尊崇禮成殿宮當

臺山集
受賀而 王妃私替不遠當差退以待其過俞市
南榮在玉堂上劄言其不可曰 內殿私練之期
適當近旬少遲冊禮兼伸私情雖若無甚害理而
事無大小漸不可不慎此亦公私互勝情禮相奪
之端也古名臣識慮之深遠言議之嚴正如此
顯廟二年 上視學試士尹尙書塔占第三金相國
錫胄占第四大臣以肺腑嫌爲言蓋金公於 明
聖后爲從兄也 上命止取其魁餘皆罷金公世
德之美文章之高非藉肺腑以取第者當時所處
似涉過當而盛際氣象可以想見自後世論之奚

翅夏蟲之不可語冰耶

酉峰與子行教書曰君臣師生一事致死之義樂共
子之說載於小學則其說何可非之耶只是師有
淺深輕重之別故其服亦有三月五月期年三年
之別如孔子之於顏會則與君父同而其下則煞
有差等安有名爲師生盡同於君臣父子之義乎
今若以一切爲師生者皆同於父子君臣則固不
可而若以父師輕重定爲一說則亦不可如閔鎮
長諸疏則以爲吾之於懷有同父子師生情誼之
輕重他人何可勒定之耶此則可笑一邊諸議不

知辨破此一欵而泛說師輕而父重此則非也蓋是時懷尼之訟爲一世大是非主懷者以背師攻尹而主尼者以爲師輕而父重旣不可兩全則不得不棄師而就父也生三事一明有古訓而強生區別把作相助匿非之資者可謂不成議論而酉峯終是讀書人眼目煞高知其說之畢竟窒礙不足爲後來公案故捨而改圖拈出差等之義其意蓋謂師之深且重者固與君父無別而已之於懷川情誼輕淺不比君父可以背之而無害也師道之非一槩固亦不無此理而尤翁酉峰之師生要

必有本色分數攻斥者之歸之深重雖似勒定分疏者之屬之輕淺有何的證然則是二說者均之爲兩造之偏辭而不足以決百年之大訟也審矣第以事理推之無論裏面情誼之如何外面之服勤受業則蓋四十年師弟子也此則通國之所共知而便文自營之說乃發於睽乖掎擊之後政使實情如此人未必見信則其爲勞攘枝蔓恐不如據名責實之爲省事矣酉峰內師魯西外師尤翁市南尤翁視魯西則信有分矣視市南則宜無差殊酉峰之誅市南曰先生子姪視搔而搔以父兄

事先生使尤翁幸而沒於癸丑以前則酉峰之誅之也安知其必不用此等句語耶且其爲辛酉擬書也蓋嘗自比於比干而擬尤翁以商辛矣設使尤翁之惡盡如其言而自家本意出於真箇獻忠既非君臣父子義同休戚則彼之顛濟覆敗何與已事而乃爲此殺身剖心之舉耶亦見其進退無所據矣本領一差更無可說而積費思量曲成義理要以上不悖於古訓下不絀於物論超然自立於便宜脫灑之地其心則誠苦矣使知言如孟子者觀之未知果以爲如何也

炭翁之貳於尤春也酉峯屢書規切曰所謂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者非獨君臣父子間爲然朋友親戚莫不如此間隙一生之後則尤不可不猛省炭翁之於尤春朋友耳酉峰猶以此規之况師生之誼設使差遜於君臣父子比之朋友則亦有間矣乃反弁髦斯義一切以吹洗鍛鍊爲事其言曰鄙人之致疑於尤翁非一日也經歷過後前日不曾致疑之事亦節節可見所謂經歷過者非間隙一生之後耶何不以前日獻規於炭翁者反而自省也天理難昧公論至嚴隱之於心終有不自得者

臺山集
則從而爲之辭曰回思平昔情義怵然興愴實有
後來以我爲口實之慚蓋儼然以湯武自居也噫
羅先生所謂見其不是者稽其末流竟成何等人
也使夫人者各是已見動以湯武爲歸則天下之
禍患未知其果何所屆也

頽濱條例司狀論徭役事曰議者徒聞漢世宰相之
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
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
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
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已重矣以此觀之漢宋時

公卿之家皆不免徭役矣 國家自 肅宗朝患
經用日增丁夫日縮講行戶布而議者輒以並役
士夫家難之豈亦未考乎此歟漢時踐更之雇比
宋時戶役差輕而猶不減三百國制一丁所納不
過綿布一疋而折錢爲二百則比漢役又減一百
矣但我國銅少錢貴事勢與漢宋容有不同衡量
古今斟酌多寡要使國中無偏逸偏苦之民而蓄
儲以裕惟有才且有時者能之

李惺平糴法粟一石爲錢三十假令米價倍粟當不
過六十漢元帝時齊地饑琅瑯郡人相食穀石三

臺山集
百餘饑至於人相食可謂大歉而穀石至於三百餘假令米價倍穀亦不過七八百朱子浙東揀荒狀若得二百萬貫則可得米五十萬石蓋四千錢得米一石此可見古今食貨輕重之變

三代盛時車乘丘甸計家以賦在於田稅九一之外戶之有賦自古然矣秦漢以來封侯食邑以戶之多寡爲等差使戶無所賦而財用所出只在田畝最稱良法而有戶則有調此古今不易之常經也無戶賦而有軍布惟我國爲然事之無稽法之不

善無甚於此

兵民不分古制非不美矣後世多事兵不可一日無而擊刺之技操鍊之法愈出愈新亦不可夫人而能之也於是簡丁定額分隸營衛名之曰兵專習戰陣以備不虞課役征徭一切蠲免使爲兵者無事則不損毫髮穩享太平之樂有事則無惜肝腦獨任效死之用其餘齊民之不爲兵者不問品流之貴賤但校貲產之高下按籍計戶出物入官時平則資國用世亂則供軍需如唐元和間天下稅戶一百四十四萬宿兵八十三萬大率以二戶資

一兵是已此三代以後兵民之所以分也民出財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勞逸相當彼此俱便雖非古制亦協時宜聖王復作亦不能易也我國則不然八路數千里戶不下數十萬而寸絲銖銅不入縣官揆之事理已甚無謂而所謂軍布者內外營閩簽民爲軍各有簿籍專以徵布爲事而衣冠之族不與焉所簽者止是蠢蠢小民服勒田畝之類耳役旣偏苦名又至賤弱者不堪其苦流亡四散强者不堪其賤避免百方由是田疇日荒丁夫日縮黃口白骨寃徹天壤而竄竊譜籍假冒民姓遊

衣食如僧道不管攝如蠻粵者充滿國中其流之弊將至舉一國無一民而後已雖使國家幸而萬萬年升平無民何以爲國所謂軍布者又何從而出乎不幸而一日用兵則惟彼子遺僅存之民疲瘵到骨怨毒滿腹驅而卽戎其有濟乎事不師古理財治軍兩失其宜尙可曰國有政乎

諸葛武侯遣使至司馬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曰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以今量言之則人食多不過日二升數升之噉何以稱少

蓋古量甚小一升可當今升四之一食不至數升則未滿五六合可謂少矣試以經史所載證之周禮廩人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鄭注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論以今之斗升則一月一鬴可謂足食而四之而方爲豐年二之而猶稱凶歲則其量之四而當一可知也此周之量法也馬力無古今之殊一馬之力負載致遠今不過二三十斗而趙充國傳一馬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一斛爲十斗則通計百四斗也以此推之人食日八升爲今

二升馬食日二斗有奇爲今五升有奇而百四斗者今之二十六斗也此漢之量法也意中國量法大槩相沿如此廉頗一飯斗米爲二升五合足稱壯士一時之食淵明五斗米爲一斗零蓋指薄宦一日之料也

嚴尤曰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蓋以六升爲一日食也糲者乾飯與米不同故裁減四分一也

朱子大全賑糶曆頭云糲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并五日并給此則似與今量相近

語類曰今之一升古之三升

潁濱臣事策第十曰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

臺山集
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無田以畜其妻子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治獄訟者得以爲奸爲奸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此乃公使之爲奸以當其所得之祿也如此尙何以示天下故府史胥徒不可以無祿使也然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其勢無以及此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甸金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

沒其所入以爲胥史之俸祿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奸而有以自養雖其爲奸從而戮之亦無媿於吾心從齊州回論新法不便劄子曰京師百司郡縣之吏無祿而役久矣周之庶人在官雖曰有祿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穢多不可供億况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况於吏人乎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

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前後所論一切相反若出二人豈晚來經事與少日坐談時異見而然耶以勢言之則後說固然而以理言之則前說自是經論但其援周官金矢之法欲令獄訟有人資以制祿則殆無異於泉府國服之說亦太迂疎矣今世患吏員猥衆奸蠹難防制祿養廉之議其來久矣而生財之道竟無奇策則亦空言而止耳識時務者處此其必有方矣

又按葉水心奏議論吏胥之害曰今百司之吏其爵

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也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朝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材能超異者或遂錄之如此則士人顧惜畏法受財鬻獄必大減且無窟穴根固之患矣朱子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曰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并不

在收糴之限據此則京司郡縣之吏未有無祿而役者蓋前宋時以民戶輸差吏役而未嘗制祿至熙寧變法令民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自此吏始有祿南渡後猶遵行不廢所謂免役法也熙寧新法惟免役一事最善故元祐改紀荆公以爲亦罷至此東坡又嘗與溫公力爭而頴濱此劄在於變法之初故未及審其利病而與青苗保甲一例言其不便也

我國吏胥京司有祿郡縣無祿而漢陰集時務八條啓云中朝各衙門外郎是我國之書吏各有應受俸料我國則全無所給而責以官役是教之偷食而奔走也固宜資其生路警責任使若吏曹之文選司考績司戶曹之會計司經費司俱有定額色吏事簡處則一二名事煩處則三四名宜題給選上價布或朔料俾察其掌內之事以此觀之本朝宣廟以前京司吏胥亦未嘗制祿未知今之所謂戶料兵布者昉於何時也

稷者粟也爾雅粢稷之注曰江東人呼粟爲粢疏云粢也稷也粟也政是一物說文徐箋曰稷卽稌一名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詩黍離

集傳曰稷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據此諸說則稷與粟元非二種而其爲今之所謂小米也審矣古者水田未盛生民大食莫要於黍稷故聖人貴之以冠五穀也乃本草序列稷米在下品而別有粟米在中品於是流俗傳訛遂以粟與稷判作二物而東俗更甚能知小米之爲粟而不知粟便是稷以所謂稗者當之夫稗者稗稗也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稗稗其非穀類可知譯語類解訓稗爲皮稗與東音皮相近已自明白而塾師訓蒙輒曰皮稷誤有大於此者乎稗有水稗旱稗二種水稗者稂莠之

屬莖葉與稻酷肖惟節間無毛耘者難辨旱稗者莖葉似稷其稈宜於飼馬其實如蕒而微黑晚種早收峽沿俱宜田野小民或仰爲恒糧升諸穀類固無不可而以之篡稷則實涉僭僞容齋隨筆載松漠記聞云靖康以後帝胄官族之陷于金者驅迫役使極其困苦每人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稷五斗舂得米可二斗五升有餘稗之非稷於此亦可驗也用爲餼糧今乃登之簠簋薦之廟社儼爲配黍之上穀闖茸尊顯賢聖逆曳豈惟人也物亦有之釐革歸正在所不已

皇明永樂初戶部尚書郁新定湖廣屯田稅法粟穀
糜黍大麥蕎麥二石稻穀蜀秫二石五斗糝稗三
石各準米一石小麥麻豆與米等著為令此即今
法而與今法
小有異同糝稗者即今之所謂稷而三石之準
米一石與今之折稷法畧同稗之為稷蓋字相近
而傳訛也

大小二麥今人以飯材為大麥麩材為小麥亦似誤
認周禮九穀注鄭司農以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
大小麥鄭康成去秫大麥易以梁苽賈疏曰後鄭
以為無秫大麥有梁苽者以秫亦粟與稷黏疏為

異故去之大麥所用處少故亦去之大麥若是飯
材則豈曰所用處少耶謂其止用跣麩打麩比飯
用差少也觀此則飯材之為小麥審矣本草曰小
麥味甘大麥味鹹注大麥今裸麥一名麩麥形似
小麥皮厚故謂大麥以味鹹皮厚得名為裸之義
觀之則大麥之為麩材又審矣而漢時童謠曰小
麥青青大麥枯小麥之熟後於大麥則又似麩材
是可疑也然二麥大同小異雖換稱無甚害事而
稷之非稗伊粟據此疏說亦自曉然今之所謂稷
者亦有黏疏二種乎秫者酒之上材也今之所謂

稷者苟其黏也能令陶淵明捐五十畝種之乎可
問諸老農而決之矣

國俗着裘外皮內毛見燕中人外毛內皮疵爲胡俗
此無稽之言也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
裘衣從裘色也禮記子游褻裘而吊主人旣小斂
趨而出襲裘而入以褻襲爲吉凶之差也毛在外
色可見故衣必從其色而褻則色露故爲吉襲則
色揜故爲凶也若皮在外則虎豹犬羊其鞞一也
何色之可論耶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
倍夫食其賦稅而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負薪徒惜

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言反裘則皮代
毛在外受薪故耗磨易盡也據此則國俗着裘政
文侯所謂反裘者而不自知謬反怪人之不反此
亦習俗難變之一端也

山谷猩毛筆詩曰枕榔葉暗欖郎紅朋友相呼墮酒
中政以多智巧言語失身來作管城公題云錢穆
父使高麗得猩毛筆甚珍之惠予要作詩子瞻愛
其柔健可人意每過予書案下筆不能休高麗本
無猩猩何得有猩毛筆心以爲疑而未得其說近
見李上舍正履作說辨之曰猩猩之訛也爾雅注

鼬如鼯赤黃色大尾啖鼠者江東呼爲鼬又曰鼬
俗呼爲鼠狼埤雅云鼬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
尾及毫可以製筆所謂鼠鬚栗尾也蓋鼬鼬二物
相近故得以通稱而其實鼬今之黃毛鼬今之青
鼠毛也本國筆材專用二物山谷所賦必居一於
此而譯舌傳訛以鼬爲猩詩人好奇遂增以猩猩
之事其言頗有據又華人多稱高麗狼毛筆卽所
謂鼠狼也

東國本無桂藥材中桂枝桂皮之來自燕肆者歲不
乏絕人皆認爲真品而放翁詩曰小山桂枝今所

無一生到處問樵夫細思不獨人間少月裏何曾
有兩株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姮娥種廣寒行盡
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題曰楚辭所謂桂
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使今之
所謂桂者果是真品則以放翁之老於江南豈有
八十年未遇之理然則真桂似已絕種而藥材之
桂乃近似而冒其名者歟漫書此以待博物者
農巖上親庭書稱不宣上伯氏書稱起居如何陶庵
上仲父書稱座下此不過百年前事而今人見之
鮮不大驚小怪蓋近來百事無不失之慢易忽畧

而獨書牘體面以隆爲貴拘忌多端殆無尊卑平等之別亦一恠事 明太祖皇帝惡元俗浮僞禁書牘用頓首再拜等語改以端肅此雖細事務實尙質之規模可以想見宋楊慈湖簡守外郡常作書付局兵未幾遣人追回置書几上焚香再拜而送之蓋書中寫再拜字而偶遺忘不拜故也近世申贊善暲每上疏章必百拜以踐頭辭例語及年老氣衰不能百拜則減其半數疏中寫誠惶誠恐頓首五十拜上言一時駭笑以爲太迂野而古人誠懇之風亦非俗流所及

臺山集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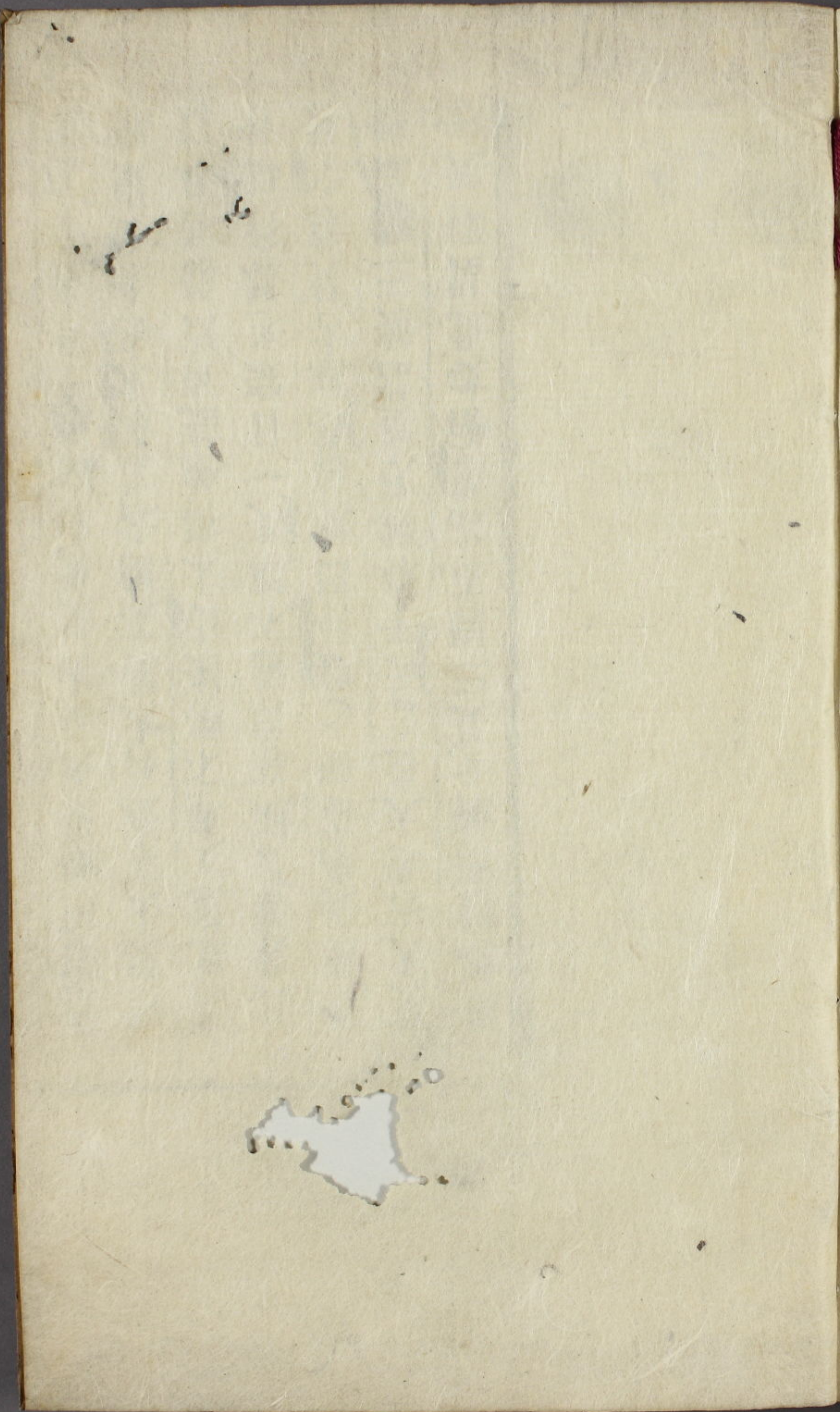
完

跋

文清公臺山金先生卒後四十年文集出尙鉉抱卷而涕昔者咫聞之言歷歷如昨日矣先生嘗以文若干首示尙鉉曰吾文雖不足擬議於古而得力於何代何人之文子能辨之乎尙鉉對曰歐陽子也先生笑而辭之蓋辭之者謙也笑之者喜其有默契也或謂先生之文鎔鍊多而繩削嚴非歐陽子之法是不真知先生者又並不知歐陽子矣先生與鄭公世翼書歐公能於無中生有平處出奇驟讀之若綿綿卑弱而渾是精神骨髓外和內剛酷類其爲人此先生

文詮之獨覺其妙者而世儒之學歐文率多冗靡無力惟先生則於文得其精神骨髓於人又得其外和內剛焉雖然文章一事烏足以盡先生之道哉先生所圭臬者六經四子也考亭書也其所箋述語詳指明殆朱子所謂不用某許多工夫看某不出者也謂尙鉉人而有明體適用修己治人之學天下之樂事又謂文言云修辭立其誠辭之不修誠烏乎立是故其爲文無一字空言言必有物有序如精金良玉文理密察光晶溫潤粹然爲載道之辭若其風神俯仰聲氣鼓動讀之者無不竦然起敬蓋先生正直清介

之節所由發也詩文集十二卷家史二卷闕餘散筆六卷總爲之二十卷尙鉉與俞莘煥景衡訂定之奉遺托也嗣子善根用活字印布于世外有初藁十卷藏于家嗚呼是集也非末學所敢論評而謹考家史贊農巖文簡先生有曰歐陽子之文章朱文公之義理合爲一家者惟先生庶幾焉尙鉉於文清先生亦云爾門人光山金尙鉉謹跋

The right page features a grid structur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creating a table-like layout. The grid is enclosed in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paper is aged and has some staining, particularly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臺山集

